

朱家子著

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

冊中

春 秋 雜 誌 社 印 行

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

( 冊 中 )

朱 子 家 著

春秋雜誌社印行

## 贅言

我並不會打算這本中冊於那樣短的時期中繼上冊而出版。我的本意：想把已發表於春秋雜誌上的舊稿，重加整理。原定有幾節要全部刪除；若干遺漏的重要情節想追補，以求充實內容與減少疵謬。但是環境不允許我那樣做，既承讀者的厚愛，不斷來函催促；而曼谷方面，且已有人冒印中冊，公然發行。假如冒印者是對我的偏愛，爲我代勞，我將表示感謝；如其祇是爲了牟利，把我也已經發表的部份舊稿，剪貼付刊，弄成首尾不全，乖誤百出，因而使人誤購的話，我應當向我的讀者們表達我深切的歉意。

本書終於在這樣倉卒中又與讀者見面了。雖然內容曾經有過重大的修改；更搜集了許多有關一代文獻的珍貴圖片，加入卷首。但當全書已編排完竣的時候，重讀一過，我自己就認爲不能滿意，更可以想到決難有副于讀者殷殷之望了。

要寫一個政權六年中千頭萬緒綜錯複雜的顛末，以我見聞之狹陋，學識之蕪淺，而且自始就不會有過寫作的準備，即使當時我可以知道的事情，因之也不會對其發展的過程加以注意。而今事隔十餘年，許多往事，記憶上都已有些模糊彷彿之感，尤其在羈旅之中，手頭全無參攷資料，以獨力來寫這一段包羅萬象的史實，除非出之臆造；否則，凌亂、瑣碎、偏狹、掛漏，自爲不可避免之結果。

本書上冊發行以後，已獲得了許多善意的批評與督責，而且更聽到了部份人士的反響。我除了敬謹拜嘉以外，更願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觀上的謬見。

首先：過去爲國家抗戰而現在猶爲國家服務的人們，認爲往者已矣，又何必重提「醜事」？固然已經發生的事實，歷史上將不容抹煞；而且也不會抹煞，那末讓一個身親目擊的人提供一些見聞，會有什麼不好？而且我雖然寫的是主張和平的政權，但對領導抗戰的「民族英雄」們，全書不敢難以半句的微辭。爲已死的朋友們寫出其當時處境的艱苦；與內心的徬徨，在提倡禮義的國家，與處身于言論自由的時代，只要我寫的是事實；也並不應就認爲我的動機就是罪大惡極。成敗之局已定，所加上「漢奸」兩字已，百喙難辭。讓這些被稱爲「漢奸」者們，于百劫之餘，對當年的如何與敵週旋，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經過，有所哀訴，這並不能算就沾污了「民族英雄」。

甚至許多汪政權的舊侶，也對我致以深深的不滿，對本書的寫作，他們與「民族英雄」倒有幾乎相同的觀點：以爲往者已矣，又何必重提舊事？所以每當牽涉到他們的姓名時，他們會覺得我是在故意開玩笑。尤其每個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，而我又不會爲他們表達。把汪政權的黑暗面也連帶暴露了，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。我祇有所求朋友們對我的原諒了！但我是這樣想的：假如參加汪政權現在認爲是一件恥辱的事，那當時又何以要參加呢？我無暇週諮博訪，朋友們又不肯耳提面命，我很抱歉于無法寫得那樣週到，以符合每個朋友的願望了。況且任何一個團體，都必有其黑暗的一面。這二十

年來，宣傳上的對汪政權的如何如何，已經給渲染得够繪影繪聲了。如其在我筆下，每個人都是至善的，每件事都是完美的，我忍心騙讀者，而讀者能因我的隱飾而相信嗎？

若干讀者中對我最大的反感是：「我」太多；而對「我」自己，認為誇張得太甚。我在上冊自序中說過，我寫的，僅是個人的回憶錄，手頭沒有汪政府的檔案，也沒有當時的報刊，沒有「我」，也不憑我自己的見聞，試問我還能寫出些什麼呢？我並不諱言每個人對自己總是最原諒，也最滿意於自己毫不足道的一點一滴，而我又不會學習過「自我批評」，因此就不知應當如何詬責自己。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尙且是一篇糊塗賬，用以易粟的寫作上的感否褒貶，我自更無介意的必要了。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！如此而已！

本書在寫作與編印中，承讀者給我的指正，姚立夫先生對我的協助，顏加保先生、臧勺波先生、汪希文先生，以及不願發表姓名的若干朋友們，供給了我寶貴的資料與圖片，伍愛女士爲我離校，吳激溟先生爲我署籤，在此一併表示我衷心的謝意。

一九五九年九月

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

# 目次

- (五七) 世外桃源立成人間地獄……………(一)
- (五八) 一羣遭遺棄的被俘人物……………(五)
- (五九) 集國內各系軍人於一堂……………(一一)
- (六〇) 建軍事機構與收編部隊……………(一四)
- (六一) 六十萬軍隊的分佈情形……………(一七)
- (六二) 從警衛旅到財部稅警團……………(二二)
- (六三) 江浙皖三省之主力部隊……………(二五)
- (六四) 李明揚通共投汪的經過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(六五) 蘇北區另一主力的形成……………(三一)
- (六六) 國軍陸續來歸原因何在……………(三五)
- (六七) 六十萬人頓時煙消火滅……………(三八)
- (六八) 我被派去參加偽滿慶典……………(四一)

- (六九) 日本統治下的東北慘狀……………(四四)
- (七〇) 一個荒謬絕頂的日提案……………(四八)
- (七一) 在偽滿首都胡鬧又怎樣……………(五一)
- (七二) 日人卵翼下的兩不倒翁……………(五五)
- (七三) 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長……………(五九)
- (七四) 周佛海何爲若是其徬徨……………(六二)
- (七五) 羅君強自稱噬人的惡狗……………(六五)
- (七六) 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……………(六八)
- (七七) 秘密電台怎樣建起來的……………(七二)
- (七八) 蔣伯誠所加給我的負擔……………(七五)
- (七九) 又一次意外獲得了倖免……………(七八)
- (八〇) 性命豈是金錢買得來的……………(八二)
- (八一) 一封專送重慶的秘密信……………(八五)
- (八二) 雙方都想殺他的周佛海……………(八八)

- (八三) 明鎗與暗箭難躲亦難防……………(九二)
- (八四) 軍國主義者的日軍課長……………(九五)
- (八五) 邵式軍有與日同謀嫌疑……………(九八)
- (八六) 若數風流人物還看汪朝……………(一〇一)
- (八七) 六年中的一篇風流總賬……………(一〇六)
- (八八) 從中共元勳到汪朝股肱……………(一一一)
- (八九) 那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債……………(一一七)
- (九〇) 密商中決定了兼有之計……………(一二一)
- (九一) 醋海興波請嘗木樨滋味……………(一二五)
- (九二) 大發其國難財的銀行界……………(一二九)
- (九三) 浙江興業銀行內部糾紛……………(一三三)
- (九四) 抗戰前後上海報業概況……………(一三七)
- (九五) 一個親日報人的另一面……………(一四〇)
- (九六) 一處太有血腥味的地方……………(一四六)

- (九七) 吳四寶惡貫滿盈遭毒斃……………(一五一)
- (九八) 大悲劇中的無數小悲劇……………(一五六)
- (九九) 耿嘉基吞槍周樂山仰毒……………(一六〇)
- (一〇〇) 一搞政治就淹沒了人性……………(一六五)
- (一〇一) 從頭溯說當年一段淵源……………(一六九)
- (一〇二) 永別了這半壁破碎河山……………(一七三)
- (一〇三) 新愁舊創汪氏客死東瀛……………(一七八)
- (一〇四) 緊急警報中遺骸歸國土……………(一八三)
- (一〇五) 梅花山巔黃土一坏瘞骨……………(一八七)
- (一〇六) 陳公博以殉葬精神繼位……………(一九二)

## 附 錄

汪精衛在刑部獄中兩次親筆供辭全文……………(一九六)

## (五七) 世外桃源立成人間地獄

香港，雖然一世紀以來早已成爲英國的殖民地，但因爲這裡的居民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，所以從清末以迄現在，國內任何政治上的變亂，都與香港息息相關，不是爲醞釀一項政治運動的溫床；就是當一項政治運動失敗後的政客逋逃藪。

我已在上文寫過，香港也是汪政權的最早發祥地。當汪氏脫離重慶，行抵河內以後，他所主張和平的「艷電」，向世界公開發表是在香港。從河內高朗街暗殺事件發生以後，他左右的重要人物，如：陳璧君、周佛海、梅恩平、林栢生、陶希聖、高宗武等，也都集中到香港，以南華日報與蔚藍書店爲據點，展開宣傳攻勢。與日本方面的接觸，以從事建立政權，雖然時期很短，僅爲民國二十八年自春徂夏的三四個月，但一切原則上的商榷，都是在香港作出了一個初步決定。

從汪氏等分批去滬以後，香港冷落了，但是許多與重慶有密切關係的人員，仍然留在香港，汪氏與日本方面想與重慶談商的全面和平，也還以香港爲橋樑。自稱代表國民政府談和的宋子良，在港與日本密談時，曾給予日本以最大的興趣，與無限的希望，甚且因之而阻延了汪政權建立的時日。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，香港與珍珠港等同樣受到了突襲，蒙受了一次開埠以來未有的浩劫，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時代，迄今餘痛猶在。這百年來的世外桃源，一霎那化成人間地獄！

雖然那時我並不在香港，但香港既與汪政權有過如此重大的關係，而且太平洋戰爭以後，一批在香港被日軍俘虜的重要人物，以後都押解到了上海，其中部份人士，更會影响到汪政權的財經方面的決策。這一段史實，自然應該也有一叙的必要。

時間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季，日本既然早已加入了與英國為敵的德義軸心，而其所派駐美的野村大使與來栖特使，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談判，一天一天走向決裂邊緣。一向號稱為世外桃源的香港，因此漸漸地感到了緊張，而駐軍雖在不斷演習，也不過是作萬一的準備。說來真够可憐！那時英美諸國自以為對情報十分靈通，而日本真正的企圖，則事實上却一無所知。「一二八」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七日，那天是星期日，誰也料不到大禍即將臨頭。原來快活谷還有一場球賽，許多人都還往那裡去想消磨一個假日的下午。報紙突然發行了號外，報導日本海軍驅逐艦兩艘，急速開往馬尼拉的消息，這消息意味着日軍將於中國戰場以外，更有事於遠東。時局顯得更進一步的緊急，球賽臨時宣佈停止了，球迷們還在怨恨當局的大驚小怪，掃興而同。那晚，雖然有人已懷着一顆志忑的心，但暴風雨的前夕，照例會份外寧靜。

八日的清晨六時，居民為連續的爆炸聲所驚醒，大部份的人，還相信這是英國駐軍的演習，但是心裡總懷着鬼胎，想以電話探詢真相，而電話却已為香港政府所管制，當局認為不需要的，已經局部切斷了線路，消息雖還沒有証實，人們知道這情勢是非常的、險惡的。也有人午夜早於收音機中聽到了珍珠港遭日本偷襲的消息，但是對香港仍作萬一之望，以為日本或許不會這樣孤注一擲，向太平洋

滙岸各地，同時並進。等一陣爆炸聲停止以後，更有人到啓德機場去探視了一下，機場四週不但淒涼一片，而且一架飛行舊金山——火奴魯魯——香港間的水上飛機「夏威夷號」，已在機場旁邊海面上給炸得機腹朝天。日軍的進攻香港，至此已完全證實。那天來往港九間的天星渡海輪，雖然仍如常開行，但政府已派人在碼頭檢查，認為無渡海必要的，已被阻止來往。整個港九的市面，整天在慌亂與死寂中渡過，僅有晚上日軍斷斷續續的炮聲，劃破長空，添給居民以精神上的無限恐怖。

重慶當局對於香港危城中的重要人物，不能不搶救，而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，已祇剩空運一項。那時政府所掌握的航空公司，也只有與美國合作經營的中國航空公司，以及與德國合作的歐亞航空公司。八日的晚上，趁日空軍在黑夜中不能轟炸的時候，派來了一架飛機，載走了一批留港的重要人物如貝祖詒、陳光甫等人。因為機師要求儘量把他們的家屬運走，否則就罷飛之故，以至很少人能搭上這架專機。專機原來決定由香港直飛重慶的，爲了爭取時間，後來也改變爲飛往韶關。九日晚上又派來了一架，在那個緊急逃命之夜，能够搭上這架飛機的，若非特殊又特殊的人物，休想上得去。宋慶齡、宋萬齡姊妹等被載走了，以及傳說中的若干衛生用具，有人還帶了一條得道的狗，同時飛昇了。有些被留下的比狗總要重要得多的人物，只好眼睜睜地望着那最後一架飛機而歎息。以後，因日軍炮火的加緊，飛機再也無法降落啓德機場，他們從此像被遺棄的孤兒，一任流落在異鄉，讓日軍俘虜、被強迫下水。從此決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！

在太平洋戰爭以前，日軍早在大亞灣登陸，佔據了廣東廣大地區。滯九彈丸之地，上有空軍轟

炸，又被日海軍封鎖了海上交通，英國的駐軍力量又那樣地單薄，日軍從廣九路展開的正面攻勢，已屬很難抵禦。而日軍在佔領以前，已視香港爲其囊中之物，香港豐富的物資等等，日人都想保全攫取。所以隨空的轟擊並不激烈，長程炮也往往只命中主要目標，不破壞周遭的建築。在立體包圍的情勢之下，九龍絕對無法堅守，終於僅僅經過三天的時間，九龍首先陷落了！那天，港九的交通，本已中斷，日本陸軍分三路而來：一路翻過獅子山抵達九龍塘一帶；一路由稅關道、清水灣道佔領啓德機場；一路由青山道直至九龍中心市區。日軍在司令官酒井隆盛率領之下，長驅直入（酒井曾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、參謀長等職，勝利後經香港以戰犯罪判處死刑），即成立司令部於尖沙咀半島酒店。

九龍陷落以後，香港本島更無扼守可能。日本以轟炸全市居民資爲水源的水塘，以及截斷食米來源爲威脅，迫使香港英軍放棄抵抗。香港政府開始與日軍接洽談和，第一次爲十二月十三日，即九龍陷落後之三日。第二次爲十八日，終以條件不合，未成事實。日軍於談判中仍然加緊從九龍隔海炮轟，且揚言將以隨海空聯合大舉進攻，使港島歸於燬滅。至二十五日的聖誕夜，當時的港督楊慕琦，終於接受了日方條件，香港遂無條件投降。日軍於二十六日耀武揚威，舉行入城式。同時對香港開始搜捕姦殺，莠民又乘機搶掠，秩序大亂。又因糧食極度缺乏，難得一飽，使全島數十萬居民，陷於香港歷史上從來未有之悲慘命運中。

## (五八) 一羣遭遺棄的被俘人物

日軍佔領香港以後，日政府發表了磯谷廉介爲總督，而以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崎堪十爲香港政治部長（矢崎於一手製造汪政權之梅機關主腦影佐禎昭調往南洋作戰後，在汪政權末期，繼任爲最高軍事顧問），更以岡田芳政中佐爲首，成立了「興亞機關」，以軍事與特務，雙管齊下，統治香港。這是日軍在中國境內的三大特務組織——梅機關、松機關、竹機關以外的又一特務組織。事實上，在香港主持着特務活動的還是梅機關，「興亞機關」不過是它的支店而已。

要統治一個地方，除了以軍事力量控制這地區以外，更必需依靠當地居民的合作，爲佔領勢力順利推行政令。於是有人向現實勢力低頭獻媚；有人因在槍刺下而無法反抗；也有人希望爲地方減輕一些損失，因此出現了兩個組織。由日軍任命下，有香港華人代表四人——羅旭蘇、李子芬、陳廉伯與劉鐵誠。前兩人是香港耳熟能詳的紳士，劉鐵誠爲交通銀行港行經理，陳廉伯一度是廣州商會主席，也是當年廣州商團事件的主腦，磯谷廉介早在日本駐廣州領事館做武官時代，已經和他相熟，因此淵源，特加識拔。

華人代表以外，更有「政治協議會」，以二十二名華人爲委員，周壽臣爵士擔任主席職務，其他各人，都是香港的紳士名流，現猶健在的還是很多，這裡我想不必再列舉其姓名。何況勝利以後，戰

時英國的港督楊慕琦氏，又奉令回到香港，在大道中的娛樂戲院，正式宣佈英廷意旨：在淪陷時期被迫與日人合作的，除了有直接危害居民的罪行者以外，概不深究。這許多人既與汪政權無絲毫牽連關係，自不必重為贅述，徒成蛇足。

港督楊慕琦氏向日軍談判完畢以後，先被拘禁於半島酒店的六樓。五樓為日軍總司令部，四樓以下仍留給旅客居停。當然，平常的人誰還敢再住到那裡？楊慕琦氏後來被解往台灣，再轉解遼寧集中營，直至勝利後釋放，重回香港。港政府較重要的人物被日軍殘殺的，有警務處副處長司各脫氏，他的夫人是前任港督葛量洪夫人的妹妹，而他的「罪狀」是在他家裡搜出了秘密無線電台。其餘英籍重要人士，如滙豐銀行的大班等，則於佔領初期，分別拘禁於新華酒店等處。

事實上，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前，梅機關就在香港積極活動，對於香港的一切動態，就已有了一個詳細的調查，尤其比較重要的中國人的居址背景等，已弄得一清二楚。等日軍於初步佔領九龍後，即由岡田派人分投赴各中國重要人物的私寓中，以保護為名，指定搬往半島酒店集中居住，這當然就是變相的俘虜了。以後香港本島淪陷，港九輪渡恢復，又一起送到香港大酒店軟禁。中間住在九龍而唯一沒有被送進半島酒店的僅是葉恭綽，他家住河內道，九龍陷落的時候，他身擁重衾，裝作臥病在床，因此就被特許留住在家裡。

最後被日軍集中在香港大酒店中較為重要的人物，有陳友仁（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）、葉恭綽（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）、周作民（金城銀行董事長）、顏惠慶（前北洋政府內閣總理）、鄭洪年（前

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，及暨南大學校長）、唐壽民（交通銀行總經理）、李思浩（前北京政府財政總長）、林康侯（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、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）、賀德鄰（前北洋政府財政總長、東陸銀行創辦人）、曾雲霽（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）以及胡文虎（香港星島日報董事長）、許崇智（北伐前任粵軍總司令）等人。

當部份人士被禁在半島酒店的時期中，除了不准越半島雷池一步以外，在酒店內彼此可以往來交談，甚至還可以打幾圈麻將，家人也准許到來探望，小作盤桓。而其中一人是例外，被隔離獨處斗室，日軍對他特別嚴加監視，他是唐壽民。唐是鎮江人，從錢業起家，初佐陳光甫創上海銀行，北伐時期革命軍收復武漢，方任漢口銀行公會會長，會黨軍餉糈不繼，他把漢口銀行界可以移動的款項，悉數借給革命軍為繼續北伐的經費，因此見賞於蔣宋。以後他出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兼業務局局長，在江浙籍的金融界中，是頗露鋒銜的人物。抗戰以後，他正任交通銀行總經理，常駐香港。本來在太平洋戰爭以前，蔣先生召集在港重要人士談話，交通銀行是被指定的單位之一，唐壽民已預定機票，擬赴渝參加。那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的是胡筆江，他們雖然是鎮江同鄉，而彼此意見參商。胡筆江深恐唐之赴渝，可能在蔣先生前有利於他的談話，臨時告訴壽民由他代表交行赴渝。不料那次飛機在港起飛不久，即被日機擊落，胡筆江等十餘人因而殞命，這事會轟動國際，造成抗戰時期的一次著名的大慘劇。唐壽民逃過了這一次性命，却不料竟爾葬送了他的前途。他從此一直留在香港主持交通銀行，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香港的時候，他督同員工把交行未發行的大量新鈔，截角焚燬，以免為

敵人利用。自日軍完全佔領港九，他化裝了一個藥材商，預備逃入內地，爲日軍查獲時，他還否認是唐壽民。於是日軍認爲他有抗拒潛逃嫌疑，因此加緊監視，完全以俘虜身份相待。

管理這一批高級俘虜的是井崎喜代太中尉，他的軍階雖不高，但他有實權，而且被目爲參謀本部少壯派軍人中的優秀份子（此人現任日本「大陸問題研究所」主任）。這許多人生活上受到優待，但是管理方面在井崎指揮之下，却很嚴格，且一度禁止同囚者的來往交談。氣餒之盛，使每個人對他有些凜懼。他要每人寫一篇自傳，詳細寫出其過去的歷史，及與國民黨的關係。雖然每個人都能堅持着不失爲中國人的立場，但據「與亞機關」負責人的透露，其中以陳友仁所寫的自傳最爲強硬。他公然說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後必將歸於失敗。日本人問他如其給他恢復自由，他願意往那裡去？他却反問日人，如其是釋放他，他當然可以去他要去的去地方；如其是教他去，那末不問什麼地方他都去。

日本人的所以對這批人優待，是基於他們過去的聲望，想有所利用，其目的有兩種：一是爲對重慶談和的橋樑；一是將以對付日人認爲不肯聽命的汪政權。梅機關掌握了這許多有地位的人在手裡，眞想要來作爲政治上的一筆資本。這樣前後軟禁了一百〇四天之久，其間汪政權方面會派遣李浩駒、陳君慧等先後來港進行營救。而梅機關對這許多人尤其不肯放鬆，先後派了有關的與雇用的中國人如：顧南羣（留日醫生）、余中南（余祥琴之兄。余祥琴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，又爲軍統局的工作人員，在軍統中化名林基，既爲上海三老之一聞蘭亭的義兒，又拜在七十六號打手吳四寶門下爲乾兒子，賴聞蘭亭的掩護，與重慶秘密通報。此人現留台灣）以及杜月笙的留滬代表徐采丞，都絡繹來港，爭